靜晤室日記

遼瀋書社

靜晤室日記

遼陽金毓黻著
《金毓黻文集》編輯整理組校點

第九冊
卷一四四—卷一五六

遼瀋書社

《金毓黻文集》
編輯整理委員會

顧　問：金景芳　鄒有恒
　　葉幼泉

主　編：佟　冬

副主編：劉英傑　孫玉良
　　趙鳴岐　宋　煦

編　委：叢佩遠　崔國璽
　　范壽琨　佟　錚
　　陶統秀　孟東暉
　　張　復　張有義

金毓黻學術研究
基金管理委員會

主　任：金長振　李玉蘭

副主任：徐毅鵬

委　員：（按姓氏筆劃爲序）
　　吕　彬　李玉蘭
　　李治亭　宋　煦
　　金家玲　周光培
　　袁閭琨　孫玉良
　　徐毅鵬　鄒明珠
　　趙鳴岐　劉英傑

靜晤室日記卷第一百四十四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

十二月

六日 星期六

將去北平返瀋陽，摒擋行李，頗感忙碌。在石宅午餐。陳蔭普邀晚飯於鹿鳴春，座有洪壯猷。致郭任生函於瀋陽。石世兄柱民已將車票購妥，有同伴二人，明日可成行矣。

七日 星期日

午前十時登平瀋通車，同行者有鄭、李二君。十時半啓行，逾午抵天津車停，久之始行；至新河又停，天漸昏暮始暢行。然如茶淀、蘆台等地最不靖，乃閉燈行車，久之乃達唐山，時夜八時，即宿於此。

今日天陰，瑞雪霏霏而降。當車燈閉時，爲之提心弔胆，逮達唐山，心乃安。

八日 星期一

晨七時車行，天未午已抵山海關。今日車行甚暢，惟出關則不然，路軌被毀，皆翻置路旁。橋梁多被炸，路旁電杆皆刈卧於地，觸目傷心。車行極緩，日已曛黑始達錦州，宿焉。

九日 星期二

晨七時車啓行，中途無阻，午後三時許至瀋陽。博物院諸君來迎，與致款曲，即返寓。自唐山以東即感途中平安，可望安抵瀋陽，已而果然。晚與馨甫小談。

十日 星期三

午前到博物院辦公。午後詣行轅訪魏鏡如，兼謁見維宙丈，小談辭出。吾鄉天寒，今冬雪多，地上積雪尺餘，北風鼷面如刀，此近十餘年所未感受者也。

十一日 星期四

午前訪谷監察使鳳翔不值。卞宗孟來談。

午後往故宮視察工程及古物館陳列室，又至圖書館視察。在馨甫宅晚餐。

前在平瀋車中閱《史通》疑古、惑經、申左、點煩四篇，子玄持論甚正，足破千古之惑，其篤信左氏尤有特識。子玄治學實事求是，視左氏爲史書而不雜經學家之成見，此其所以爲當也。呂氏思勉《史通評》則不以子玄之言爲然，謂《春秋》是經而非史，應以公羊家爲正傳，不惟《左傳》爲劉子駿就《國語》改作，即《穀梁傳》亦僞書也。蓋視《春秋》爲孔子所作之經，則可改易魯史舊文以就己意，藉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以垂訓萬世，謂爲一家之言則可，謂爲史學則非吾之所敢知。

余託劉石農撰《東北概況》一書，經時三閱月，雖已脫稿，余閱之殊不愜意，蓋余意中所欲言者未能道及十一也。凡撰一書，須有條理，且能發人深省，而石農此作則無是也。奈何，奈何！

十二日　星期五

《史通・惑經》篇云：『夫子所修，凡書異國，皆取來告。苟有所告，雖小必書，如其無告，雖大亦闕。故宋飛六鷁小事也，以有告而書之；晉滅三邦大事也，以無告而闕之。用使鉅細不均，繁省失中。茲例之作，蓋因周禮舊法、魯策成文。』又云：『《春秋》記他國之事，必憑來者之辭，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，或兵敗不以敗告，君弒而不以弒稱，或宜以名而不以名，或應以氏而不以氏，或春崩而以夏聞，或秋葬而以冬赴，皆承其所說而書，遂使真僞莫分，是非相亂。』又云：『獲君曰止，誅臣曰刺，殺其大夫曰殺，「執我行人」，「鄭棄其師」，「隕石于宋五」，諸如此句，多是古史全文，則知夫子所修，但因其成事，就加雕飾，仍舊而已。加以史策有闕文，時月有失次，皆存而不正，無所用心。』詳上所論，皆謂《春秋》所書，悉因魯策成文，有告必書，無則闕之，其年月有參差，名氏有不同，一因策告之舊，孔子蓋無所增飾於其間。子玄所論，都如征南，此蓋通人之達誼、不刊之名論也。

又《申左》篇云：『尋斯義之作也，蓋是《周禮》之故事、魯國之遺文，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舊制而已。至於實錄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惡畢彰，真僞盡露。向使孔經獨用，《左傳》不作，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！傳之與經，其猶一體，廢一不可，相須而成。』詳此所論，經因魯策成文，故有虛飾，傳則自記

所聞，悉從實錄。故桓譚《新論》謂《左氏傳》於經猶衣之表裏亦見本篇。其說是也，經有虛飾，故子玄以爲病，傳從實錄，故子玄稱之。觀其名篇之義，一則曰《惑經》，一則曰《申左》，而抑揚之情見乎辭矣。

以上各節，爲平瀋車中所閱，偶有觸發，補記於此。

午後詣和平日報訪趙雨時、王孝魚，俱不值。至其資料室檢視《盛京時報》，皆裝訂成册，始於光緒某年訖於民國三十三年，僅末尾有闕佚，餘皆完整，裒然鉅帙，真洋洋大觀也。余欲修民元至十七年史料長編，命曰《民國通紀》，苦無完整史料，欲向雨時借此報全分，以助編纂，所得必多。已向雨時吐露此意，未識能得允許否。

十三日　星期六

午前在博物院開會。午後谷監察使鳳翔岐山來訪，久談始去。又曾君洪父之公子祥寬字永生，爲使署主任秘書，亦與谷君同來。

呂氏《史通評》議《暗惑》篇引《史記・滑稽列傳》欲以孫叔敖爲相之楚王，乃優人所象，非真楚王也，因謂劉氏爲誤駁，其說甚是。考本傳云：「優孟……即爲孫叔敖衣冠，抵掌談語歲餘，象孫叔敖，楚王左右不能別也。莊王置酒，優孟前爲壽，莊王大驚，以爲孫叔敖復生也，欲以爲相。優孟曰：『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』。莊王許之。三日後，優孟復來，王曰：『婦言謂何？』孟曰：『婦言慎無爲，楚相不足爲也。孫叔敖之爲楚相，盡忠爲廉以治楚，楚得以霸。今死，其子無立錐之地……，不足爲

也。」於是莊王謝優孟，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。」尋呂氏之意，以莊王置酒、優孟前爲壽以至不足爲也一大段文字，皆爲優孟所演之劇情，不惟優孟爲劇中人，即莊王亦爲劇中人之一。莊王大驚，以爲叔敖復生，欲以爲相，此爲劇之前奏。優孟請歸與婦計之，三日後復來見王，皆爲演扮之劇情，初不必俟至三日後也。至優孟假藉婦言，謂楚相不足爲，皆爲劇中之主要節目，所以感動激發楚莊王者即在此數語。否則優孟演劇，莊王非不知其爲假，叔敖乃真欲爲相，豈非兒戲之甚。特《史記》撰此文時，主客之分際未明，以爲優孟上壽，莊王真以爲叔敖復生，而真欲相之，此所以引起子玄之駁議也。呂氏讀書得間，以爲欲以叔敖爲相爲莊王，亦爲優人所象，而此一段滑稽劇得以判明，劉氏之爲誤駁不辯自明矣。凡古人引書多由節取，非取原書細讀，莫由窺其真相，優孟傳文即其一例，苟不細心尋之，鮮不爲其迷罔！

十四日 星期日

出訪李香齋先生，談時許。又訪王維宙丈及孫笙舞，俱不值。

閱《史通》外篇十卷已盡。余讀此書已數過，但於《古今正史》、《史官建置》、《忤時》三篇披閱頗勤，余多滑口讀過。如論《漢書·五行志錯誤、雜駁》二篇，曾未寓目，《點煩》、《雜說》諸篇亦以其無關宏旨而置之。蓋往日讀史喜於求速，先取紀氏《削繁》率讀一過，以爲已得梗概，不知紀氏治史一本主觀，其以爲非者輒以筆乙之，往往留沙遺實。讀古人書必須一字不遺，如讀《左傳》即不宜止讀節本；讀《左傳》然，讀《史通》亦然。今則細細讀之，一字不肯放過，乃知子玄研史細緻密裛，用力摹

勤，雖至一話一言亦不應草草讀過。即浦二田注釋此書用力亦專且久，凡郭、李、王、黃諸氏所不能詳者悉爲詳之，其究之未晰者悉爲晰之，誠不愧爲《史通》功臣也。或以浦氏勇于改字爲病，然往者《史通》之難讀，正由於錯訛過多，自經浦氏爲之鯁理，乃知其易讀。勇于改字曾何足病，閱者未能逐字細讀，乃冒冒然肆其譏訕，何足以服浦氏之心哉！

十五日　星期一

荆廉璞爲子完姻於龍海樓，午間往致賀。

接閱《史通》內篇。

十六日　星期二

午間谷監察使鳳翔來院視察，款于南園餐館，座有卞宗孟、賈華甫、依克倫三君作陪。

十七日　星期三

閱報載張溥泉先生於十五日夜捐館舍，年六十有六。先生患血壓高，近來瘁于國事，不勝其勞，以致疾發，曾不二時而殞。初患心痛，急延醫來，未及施救而痛上徹胸部，因而一瞑不視，哀哉！余於民二十九年，在重慶始從先生參史館之役，中間離去；今春史館正式開辦，又邀余入館，秋間又畀余主辦史館北平辦事處，實有肝膈之知。秋末，余入京供役史館，先生又兩次來平，朝夕聚晤，同與訪書肆上。數謂余曰：『子作事最有精神，北平史料極富，應努力爲之。』又曰：『在北方修史，交子主持。』余欲將瀋陽事辭去，專任史館事，先生曰：『東北史料亦豐，沈陽文物由子兼領，可以因利乘便，

暫不必辭。』言之再三，余曲從之。方謂長倚左右，得以完成素志，不圖中道捐棄，爲之靈然神傷。即發一電唁之，文曰：『南京國史館轉張故館長家屬禮鑒，報載溥老謝世，國喪元良，史失總領，愴悼良深。謹唁。毓敝叩。』又致張夫人一函唁慰之。余方以修史自矢，了我餘年，幸逢張公知我，願爲之盡力。在平月餘，爲此事有所營度，以爲前途發展當無限量，今竟遘此變故。張公已矣，齎志歿世，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願耶！

十八日 星期四

天氣嚴寒，已達零下三十餘度，鄉人謂爲往歲所無，此豈氣運使然，爲之浩嘆！時局日艱，四郊多壘，舉目可傷，付之長嘆！在閻君文儒寓晚餐。

十九日 星期五

余返瀋後，平瀋車即不再通，昨日遼瀋間有事，車亦不通。每一入夜，即不能出門，水電俱竭，頓成黑暗世界。

閱《史通》內篇，已盡五卷。

二十日 星期六

烽火將及瀋陽近郊，幾成燎原之勢，不知當宁諸公何以應付危局，竊用憂之。

午間入城，詣故宮相度一過。

讀《史通》內篇將盡，思撰一文，以心緒不佳而罷。

馨甫來作小談，並共進晚餐。致賀孔才函及致石劍晦函。

二十一日 星期日

詫方蔚東致石劍晦函。劉紹先爲孫娶婦，午間詣明湖春致賀，余即爲之證婚。侯西園、郝瑤圃、于蓮客、于華章四君邀食素餐于萬壽寺，同座者有王維宙丈及卞宗孟。

二十二日 星期一

午後在瀋陽故宮開籌備委員會。

閱《史通》內篇畢。往余欲撰《史通疏證》，久久未能屬草，近閱《史通通釋》，覺其應訂補者尚有多端。象山陳伯弢先生雖有補釋之作，亦有未盡。且如盧抱經、孫毓修二氏之校勘記頗多精詣，理宜並錄。同門范君文瀾曾撰《文心雕龍注》，余甚羨之，故亦願疏證《史通》，以結集諸家校注之語。欲畢此業，非二百萬言不辦，此亦一部鉅著也。欲了此業，非居多暇日不能爲。吾鄉烽火彌天，四郊多壘，方寸已感難安，遑論著述哉！

二十三日 星期二

致史館但副館長植之書云：「某自平抵瀋，喘息未定，遽聞溥公捐館之耗，驚愕萬狀，雪涕何從。中樞組織治喪委員會，我公被派爲委員，懸知飾終典禮自必備極優渥，死者九泉有知，可以瞑目矣。竊念溥公以邦國元老兼領史席，視前以宰輔監修國史，地望崇隆，抑又過之。他人之勛績固可彪炳一世，而溥公之志業則可絢燦千秋。勛績之彪固有賴文人之潤色，而志業之絢燦尤有資於史氏之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表彰。矧溥老追隨國父，創通革命，總其勛績、志業，可與漁父、太炎諸老相伯仲，宜在國史特立專傳，藉以冠冕群倫。館中多士如林，諸賢畢萃，或爲多年交舊，或擅著作長才，宜如何染翰操傳，觚其盛德大業，是在我公之登高一呼耳！鄙意應由本館爲溥公編制紀念專刊，廣徵溥公之嘉猷閎論，以分撰行狀、年譜、家傳、墓志、碑銘、軼事，滙爲一册。橫可播於當代，縱則垂之方來。幸爲亟起圖之。敬陳管見，佇候裁奪。」

今日冬至節。

二十四日　星期三

余弟著青返遼陽後八家子故里整理田園，爲兵火所隔，不得回瀋，亦無音息，令人焦急萬狀。

二十五日　星期四

午間詣北陵，視吾女淑君，見其病已大愈，面見紅潤，爲之一喜。

午後回拜蘇親家興桂於德源昌西胡同。

鏡如以電話告余：佑兒以爲人控訴行轅，決送法院審理。聞之大駭，不知究竟如何。適馨甫邀余晚餐，座有徐君潤之，勉强酬對，食不能下咽。

歸來夜不成寐，始知往者維丈之苦痛，正同余之今日也。

二十六日　星期五

晨起往見維丈，相對嘆息而已。

傍晚，佑兒事有轉機，已得寬鬆。蓋王樹人勇于護持及維丈從中斡運之效也。

夜，維丈遣張秘書來告：佑兒事已和緩。意至可感。

余訓誡佑兒至殷。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『父母惟其疾之憂』，此所謂疾不專指疾病而言，爲人子者陷于刑辟，其貽父之憂爲尤大，而其爲疾亦莫甚焉，惜乎爲人子者之不省也。

凡人能耐得饑寒乃能担當事業，否則見利而動，見紛華而喜，未有不蹶於中途者也。

香齋以鞭闢近裏、甘苦有得之言告余，此近日友人中不易得者也。夜雪。

二十七日 星期六

余近來屢生不如意事：一如張溥泉先生謝世，使我修史之志願受一打擊；二如余弟著青阻於兵火，不得歸來；三如近日時局萬分嚴重，無法打開僵局，皆是。又如佑兒近事，使余憂惶無主，幸得轉危爲安，差堪自慰。

余夙不信任命運之說，故不算命問卜，然遇有拂意事亦不能不委之於命運。如近日時局之嚴重，當一聽之命運，雖有人工，無所施之。

午前往拜錢公來於凱旋雜誌社，又訪王樹人局長於生產管理局，談佑兒事，樹人信任到底，告余放心，真可感也。

夜心氣稍平，讀呂誠之先生《史通評》數十葉。近十數日未能安心讀書，今夜不然。余嘗自問，此豈學養未到所致。如程明道乘轎渡河墜於水中，人皆惶急，先生獨端坐不動，此豈吾輩所能勉爲

耶？人之一心往往爲外界所制伏，偶有所觸，不能無動於中。若孟子四十不動心，可謂能以一心制服外物矣，然吾輩決學不到！凡能安心讀書，皆爲心未爲外物激動之時。既不能控制於一心，則此境界亦不易久得也。竟日飛雪，至夜而晴。

二十八日 星期日

昨夜郊外有炮聲槍聲，余在睡中不之知也，今晨有人以是告余。

午邀公來及維丈便餐，又蘇親家興桂來訪，亦留共餐。

閱《史通評》。

午後訪王孜辛小談。孜辛有一愛姬病於長春，秋間往視，其姬旋殞。冬初，飛返瀋陽，先於余十餘日而至，歸即卧病，余已往視一次，今則漸瘥，並以詩三首示余，極佳。

二十九日 星期一

周君化宜邀午餐。

《史通》以內篇爲最佳，悉爲精心結撰之作。外篇除《史官》、《正史》兩篇外，其餘則否。吕氏《史通評》曾論及此，其略云：此書外篇與內〔篇〕重複矛盾處頗多。就大體言，外篇蓋內篇未成時隨手札記之作，內篇則合外篇所見，精心結撰而成，自當以內篇爲主。然曲折入微，盛水不漏，其事良難。故外篇之意間有內篇外攝不盡者，亦有一時失檢，內篇所論轉不如外篇之允者，正不容作一概之論也。愚按此論甚當，內篇立意既多精當，而文章之美亦無比倫，蓋天下之奇作也。鄙意《史通》全書

次序應略有移易，《史官》、《正史》二篇應列爲內篇之首，再繼以《六家》、《二體》各篇，則爲有倫脊之作矣。《疑古》以下十一篇始可列爲外篇。且子玄實先撰《史官》、《正史》二篇，觀《六家》篇首云『自古帝王編述文籍，外篇言之備矣，』是其證也。大抵古人著書，不必先成內篇，後著外篇，其先成之作可列爲外篇者，亦不復以其先成而列爲內篇，此子玄所以列《史官》、《正史》二篇於外篇也。然著書立言宜有次第可尋，先讀《史官》、《正史》二篇，然後《六體》以下諸篇悉有所本，以此二篇列爲外篇之首，不得謂當，且其擇言甚精，亦與內篇相類，故應移置其篇次也。

三十日　星期二

《史通·自敘》篇云：『始在總角，讀班、謝兩《漢》，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，後書宜爲更始立紀。當時聞者，以爲童子何知，而敢輕議前哲。其後見張衡、范曄集，果以二史爲非。』又《編次》篇云：『當漢氏之中興也，更始升壇改元，寒暑三易，世祖稱臣北面，誠節不虧。既而兵敗長安，祚歸高邑，兄亡弟及，歷數相承，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，登文叔于紀首，事等簪僖，位先不窋。夫東觀秉筆，容或諂於當時，後來所修，理應刊革者也。』《稱謂》篇云：『至如更始中興，漢室光武所臣，雖事業不成，而歷數終在，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，不其慢乎？』按此三篇，或以《後漢書》宜爲更始立紀爲言，或不以置更始於列傳爲非，爲此論者又有張衡、浦起龍、吕思勉三家。衡之言曰：『更始居位，光武爲其部將，然後即真，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。』浦氏《通釋》引之起龍之言曰：『若更始之於光武，其直鈞，入關先王，上軼重瞳，建號書年，下殊二牧，升傳作紀，非瞽說也。』《編次》篇注思勉之

言曰：『東觀之抑聖公，顯係取媚當時，不妨辭而闢之』。《史通評》以上三家皆以不爲更始立紀爲非，余謂不然。撰一代史固不應以成敗論人，然聖公以兵敗而失位，不啻爲文叔之驅除，生不保其位號，歿僅謚以王稱，取以爲首創中興之主，實患不稱，一也。文叔雖承漢緒，實等創業，生保令名，歿膺祖號，所傳十二帝皆其一系子孫，故撰史者取以爲一代中興之祖，二也。聖公聽信讒言，妄戮伯升，光武臣事聖公本爲虛與委蛇，一旦風雲得勢，即當破壁飛去，何得以曾經臣事即奉爲一代之祖乎？三也。具此三因，《後漢》之祖光武實爲允當，假令余撰《後漢書》，亦當以光武爲首，聖公竪子非其倫也。且聖公去位，紀（繼）以盆子，同爲漢室裔孫，倘不持成敗之見，盆子獨不堪立紀乎？蓋紀傳體之史與編年史有別，《通鑑》爲編年體，王莽未亡，聖公已立，即以更始紀年，而稱爲淮陽王，此即本宜爲聖公立紀之旨也。《後漢書》非編年體，故不爲聖公立紀。且正史之本紀亦不得概視爲紀年書事之作，實兼傳體。如《史記》爲漢高祖作本紀，記載高祖之言行甚備，蓋以編年而兼傳記體也。聖公言行即有可稱，亦屬甚略，欲爲紀豈可得哉！不惟謝承、華嶠、司馬彪、范曄諸家之《後漢書》悉本東觀舊作，始以光武；即張璠、袁宏二氏之撰《後漢紀》，體屬編年，亦始光武。皆鄙聖公之不稱，故不之取也。平子、子玄諸氏，不過欲翻前案，故爲異論，倘其自造《後漢》，亦必不爾。尋繹古人議論，殊少平心之言，遽以爲是而從之，未有不爲其眩惑者也。

又《史通·曲筆》篇云：『案《後漢書·更始傳》稱其懦弱也：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視。」夫以聖公身在微賤，已能結客報讎，避難綠林，名爲豪傑，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

於斯者乎？將作者曲筆阿時，以獨成光武之美，諛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，或明皇所定，或馬后攸刊，而炎祚靈長，簡書莫改，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。』按此亦子玄爲聖公辨誣之語。東觀史臣秉承帝者意旨，不以美辭加乎聖公容或有之，然聖公爲新市、平林所擁立，竟爲任其披猖，獨無術以制之，其無人君之度亦可知矣。以久處民間之匹夫，一旦升朝登位，面對百官，至于流汗、刮席不能自持，亦未非盡出誣妄。藉令實無其事，出於史臣曲筆，持此以爲聖公應立本紀之反證，愚決不敢謂然。呂氏思勉乃云：『如劉聖公年代久遠，口傳其事者既已無聞，其形諸記載者又以「炎作靈長，簡書莫改」，而誣罔之語遂無所據以折之矣。然史以求直爲尚，明知其誣罔者不能以無反證故，而遂聽之，則據理而推之法尚焉。如此篇以聖公身在微賤，已能結客報讎、避難綠林，號爲豪傑。決其無貴爲人主南面主朝，羞愧流汗刮席不能視之理，是也。此法用之，宜極矜慎，以人之行爲非他物之易測，前後易節，有所棄有所蔽，而改其常度，皆非無之也。』愚謂此法用之宜慎誠然，新市、平林諸盜，以聖公懦弱易制，故奉之爲君，此非史臣誣罔之辭也。持此以爲反證，豈得謂然！即謂聖公能結客報讎於一旦，又安知不改常度於後日？持此孤文單證以〔論〕東觀史臣之曲筆，亦豈足以服其心哉？

午後邀趙瑗青伉儷及景佐綱在寓便餐。

夜雪甚密。今冬瀋陽舊多雪，每次皆密如鋪絮。此亦兵戈日盛之徵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